新观察

论诗歌节如何“毁诗不倦”

□杨宗翰

杨宗翰

当代各形各色的诗歌节，大抵不脱共通之“三性”：仪式性、表演性与音乐性。今日某些诗歌节已失去了初心，让浓厚节庆氛围取代了诗本体的探索与思索，换来一场场热闹无比却让诗缺席的“诗歌节庆典”。办诗歌节，自然不是为了刻意毁诗，却极容易招致这样的尴尬结果。诗歌节是一面镜子，既看得出某些诗人竟自愿变身戏人，亦看得出另有一批诗人千方百计守护诗歌。

我始终认为，诗歌节应是诗歌的外延；曾几何时，诗歌节却被大众视为诗歌的内里——或以各种伪装，逐步篡夺诗歌的本体位置。当代各形各色的诗歌节活动，大抵不脱共通之“三性”：仪式性、表演性与音乐性。仪式性证诸于开幕与闭幕典礼，表演性泛见于诗歌朗诵或诗剧之中，音乐性则是诗跟乐不分家，能诵、能吟之外，还要得能唱才行。这里所谓“三性”并非皆属负面，让诗跨界到戏剧、音乐等领域之尝试亦值得鼓励；惟落入实践面时，极易从“三性”延伸出各种流弊，譬如偌大典礼仅存贫乏诗意，或以手势、声调、情感的浮夸至极，遮掩诗歌文本的瘦弱不堪。晚近各地诗歌节还喜欢动辄标举“国际”二字，仿佛跨国便高出本地不只一等，却无人检讨受邀的外宾中，有多少是真正跨得出他们自己国度的诗人？另外，力图将诗歌与旅游结合，有时再加上新兴的“文创”，让诗歌节迅速沦为三不像的怪异变种。如此变种竟还能在各地不断繁衍复制，可见这类活动主办方背后图的不是诗，而是利。

世界各地有许多传统的诗歌节，而近年华语文学的国家和地区诗歌节更是增长势头强劲，因而有检讨诗歌节和诗歌本体关系之必要。自忖无力评价其他地域，在此我仅能谈谈自身对台湾地区的观察。2300万人口的台湾地区，2015年共举办五场诗歌节活动。若以北、中、南、东来区分，北有台北诗歌节、中有浊水溪诗歌节、南有台南福尔摩莎国际诗歌节、东有太平洋诗歌节与台东诗歌节。为利于了解，先简述各诗歌节情况如下：

2015台北诗歌节：由台北市政府主办、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承办。2015年以“诗的公转运动”为主题，从10月24日到11月8日，规划一系列诗讲座与诗的跨界活动。除了本地诗人，还邀请阿多尼斯、四方田犬彦、尼可拉马兹洛夫等赴台交流。**2015浊水溪诗歌节：**由彰化县文化局主办、明道大学中文系及国学所承办，自10月13日起展开系列活动。活动以席慕蓉为主轴，还邀请陈义芝、萧萧等10多位诗人教授发表论文。**2015台南福尔摩莎国际诗歌节：**由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主办，9月2日于台湾文学馆举行开幕式。大会规划了“缪思论坛”“缪思校园”“缪思之夜”“缪思城市”等主题，有国际诗人对谈、参会诗人至台南各级学校进行参访、诗与音乐舞蹈的跨界结合演出等活动。**2015太平洋诗歌节：**由花莲县政府、花莲县文化局主办，10月23–25日邀得北岛、罗蕾雅、费正华、金泰成、金尚浩、胡桑等诗人学者，与多位台湾诗人以“水之湄，天之涯：梦的洄澜，诗的圆周”为主题，展开一连串诗歌活动。**第四届台东诗歌节：**由台东大学华语文学系师生合力承办，活动主题订为“少年游”。与其他各地诗歌节相较，其特色在于以台湾原住民与台东本地诗人为主角。

由上可知，台湾地区的诗歌节活动十分强调与“本土”结合。由本地学校或政府单位主办或承办，另觅诗歌节策展人之模式，已蔚为当今主流。策展人本是诗歌节的灵魂，但有极少数策展人，假呼群保义之名，成个人事功之私。我实在难以想象，进入文学史竟需要成群结队以壮声势，难道以为是在花车游行？另外，策展人本身作品的高低、国际视野的宽窄、对诗潮“当代性”的把握，我以为俱为一场诗歌节成败的关键。很遗憾的是：是否够热闹、观众多或少、演出后的鼓掌声长短、节目是否有趣或能引人发笑……恐怕才是主办单位对“成功”与否的判断。策展人本应有能力及准备，随时反击上述这种庸俗化观念，乃至得站在“教育”而非“接受”的立场，来面对主办单位及与会观众。如果策展人打从心里，只想复制这种让诗歌庸俗化的论点，显然就是失职与失能，最终必将失去诗歌。

台湾地区的各大诗歌节背后的出资者，多为政府机构。所谓策展人或规划单位，实质上是向政府提出企划书，经招标程序并确认得标后，开始执行并等待结案时由政府验收。因为私人兴办诗歌节的风气未开，导致政府的文化局处成了诗歌节真正的“老大”。出资者对诗歌节自然会有其想象，但策展人能否引导走向正确的方向，而非仅沦为发展地方观光的“话题”，背后的倾辄角力至为关键，策展人的价值亦可在此展现：诗歌节理当为诗与诗人服务，促进观光或繁荣地方等目的永远都该是次顺位的。我以为，一场成功的诗歌节，应能解冻世人冷藏已久的诗心，召唤在场诗人与聆听群众间流动的诗想，千万莫以活动后那一阵鼓掌声而自满。策展人当思如何提振诗魂、唤醒诗灵，类似力邀域外诗人、誉扬知名诗人、提携青春诗人等“旁支任务”实非重点。进一步说，今日某些诗歌节已失去了初心，让浓厚节庆氛围取代了诗本体的探索与思索，结果就是换来一场场热闹无比却让诗缺席的“诗歌节庆典”。

举办或策划诗歌节，稍一不慎便会落入上述陷阱，在庆典气氛中如此轻易地“毁诗不倦”。毁的是诗、不是人，因为作家个人名望或诗歌节声威还算易救，惟诗本体的尊严毕竟难返。如果我们筹办诗歌节，所求只是有力金援、舞台声光、媒体报道及个人地位，那代表只把诗当作节目，让Poetry沦为Show之一环。今人常说之“PS”，原是指用绘图软体来修改、调整、变造既有图片；用在讨论诗歌节之情境上，又何尝不是指涉Poetry加上Show呢？与追求诗歌的艰苦道路相较，这其实再容易不过了。若选了这条容易的路，就是主办单位或策展人引导诗歌坠入魔道，也愧对诗歌节与会诗人及到场观众的期待。要看秀，欢迎买戏票、进戏场、见戏班。要求诗，则请走诗道、闻诗音、持诗心。悲或喜，都是诗所能达到的动人效果；但过度夸张的悲喜，就只是将诗秀场化，诗人登台成了表演者——通常都是底子最差、演技贫弱的那种表演者，或可谓之为“戏人”。

诗歌节是一面镜子，既看得出某些诗人竟自愿变身戏人，亦看得出另有一批诗人如何千方百计守护诗歌。诗跟大众间的隔绝状态，在台湾始终是个未解的问题。真正能够唤起台湾民众热情者，当属上世纪70年代台湾民歌运动期间，重新结合“诗”与“歌”之尝试，让“以诗入歌”成为彼时一大特色。台湾民歌运动的第一枪，是1975年6月6日台湾大学毕业的杨弦，在台北中山堂的创作发表会上，演唱了8首由余光中的诗谱曲之作。之后他发表《中国现代民歌集》音乐专辑，歌词大都来自余光中诗集《白玉苦瓜》(1974)，更让《乡愁》《江湖上》成为传唱一时的名作。此时余光中也因为受到英美摇滚乐的影响，部分作品采用类似民谣的诗语言，甚至还译介了许多关于摇滚乐的文章。披头士(The Beatles)及鲍勃·迪伦(Bob Dylan)两者最令余光中着迷，《江湖上》便是他向后者名曲“Blowin' In The Wind”的致敬之作。民歌运动与现代诗的结合，允称彼时一大特色，余光中、洛夫、郑愁予、杨牧、罗青、席慕蓉等都有诗作被改编为歌曲演唱或收入歌手专辑。

或许有人会问，这不也是一种“演出”？为何不说其同样可能“毁诗不倦”？我认为，此举应视为对诗的守护，而非对诗的利用。诗跟大众间的隔绝，不是写几首海报诗、口语诗、朗诵诗就能够解决的——因为它们很可能根本就不是“以诗本体为要”思考下的创作。台湾民歌运动期间的诗创作之所以不同，正因彼时诗人是以诗为出发点，来尝试进行书写。他们对节奏、句法、声调的诸多考量与斟酌，皆是为了诗所作，并非为了歌而为。今日各家诗歌节场合，常见邀请到罗思容、王榆钧等音乐工作者，实为与会者之幸。经过40年，这些音乐工作者比昔日民歌手更能理解当代诗的“当代性”，以及诗与歌两造间的可能/不可能。有人欲以声音诠释诗歌，有人则以影像诗(video poetry)再造诗歌，叶觅觅、游书珣、蔡宛璇等皆是其中佼佼者。在我看来，这类跨界创作都是对当代诗歌坚定的守护，而非决绝的背离，其共通点乃皆属“以诗为核心的跨界创作”。

办诗歌节，自然不是为了刻意毁诗，却极容易招致这样的尴尬结果。以一个2300万人的岛屿，2016便延续了2015年全台的北、中、南、东五场诗歌节活动，只有“2015台南福尔摩莎国际诗歌节”北移至淡水河畔，易为“2016淡水福尔摩莎国际诗歌节”，但与会班底大致不变，就连找来的国际诗人亦然。我偶尔会想：在网际网路昌盛、微信风行的年代，台湾需要这么多让诗人“露脸”的诗歌节吗？那些公家部门代表登台致词者，除了划预算、给经费、管核销、审结案，他们可曾真正关心过当代诗歌的处境问题？在他们的想法里，一切是否不过是场例行节庆，欢欣热闹远比什么都重要？根源或许就出在：所谓的主办单位或公部门早就习惯了诗歌不会造反，诗歌节自然也不会(不该)造反。如此温顺的诗歌节，还需要等待谁来毁坏吗？自焚或许还快些。

主持人语

何 平

本文论“回到文学本体”，可谓别开生面。杨宗翰先生执教于台湾淡江大学，是台湾当下有影响的诗歌研究者和文学活动的组织者。他取台湾地区五大诗歌节做样本，只是因为他置身其中，有切身感受，但其所论问题却不拘囿一隅，尤其是在大陆诗歌造“节”运动方兴未艾之际，本文可谓来得及时。相比较而言，杨宗翰先生所反思的诗歌节“以各种伪装，逐步篡夺诗歌的本体位置”，在大陆纷纷登场的诗歌节表现得更突出。大陆各地或大或小诗歌节同样追求“仪式性、表演性与音乐性”，但和台湾诗歌节相比更不专业，观察各地诗歌节往往是“草台班子”的业余和随心所欲，“某些诗人自愿变身为戏人”，甚至出现了一些专混诗歌节却“无诗”专业跑场子的“诗歌节诗人”。这些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对诗歌本体伤害更大的可能是杨宗翰揭示的“温顺的诗歌节”对诗歌的“驯化”。这是诗歌节最根本的“毁诗不倦”。以此看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本体”，有时不只是批评家不作为，而是源于许多文学之外的牵扯导致文学回不到文学本体。

“回到文学本体”笔谈之二十

■看小说

王彪《我们都有好多话》语言的另类障碍

王彪的小说《我们都有好多话》(《人民文学》2016年第12期)写父子之间的关爱和误解，在无形的障碍层层阻隔之下，温情也变成冷漠，父与子竟然无法有效地、正常地沟通。

小说中，话语这个最普通、最常用的交流工具在“世界上最亲的两个男人”身上完全失灵，父子两人彼此“都有好多话”，却“想说，又怕说”，好不容易说出来的十分之一还会造成新的猜忌，与原本要表达的意思相去甚远，“恐惧和孤独”成为他们共同的噩梦。直到父亲明甫诚患病住院，儿子明亮把陪护当作尽孝的机会，却依然没有达成相互的理解与慰藉。父亲的手术中出现了意外，在父亲生死未卜之际，明亮“有千言万语涌上来，纠结于唇齿之间”，他还有机会把最想说的话跪下来说出口吗？这样的另类障碍是一种时代症候，却绝不能轻易推给“时代”而就此解脱个人。

（刘凤阳）

■短 评

《今文渊源》：

重现“谈话风”背后的文人传统

□徐 妍

刘绪源的《今文渊源》不仅是他的诸多学术著作中最厚积薄发的，而且是在西方学术范式几乎一统天下的现有学界格局中的一次成功突围。尤其，《今文渊源》不仅具有常读常新的研究价值，可作为同类书籍中的精品，而且还提供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取向。

作为一部别致的中国现代散文史，《今文渊源》的语调轻松、风趣，语句简洁、明快，节奏自然、舒展，语义丰饶、繁复，偶有“闲笔”逸出，却又凝结着“神气”，时而说理、时而说事，或者与他人对话、或者与自我辩难，俨然一本妙趣横生、极平淡又极深刻的“谈话录”。《今文渊源》非但不追求汤因比式的西方史学著作的“厚重”体式，反而追求中国传统诗学著作的轻灵之气。

在《今文渊源》中，刘绪源绕过了由“文白之争”“古今之争”等重大历史事件构成文学史的文学史观念，也舍弃了小说史、诗歌史为主体研究内容的主流文学史著作的处理方式，还搁置了文学史著作中标准的编年史写作方式，而是紧紧抓住了“影响到中国文学的各个方面”的“谈话风”文体进行散点透视，梳理其生成、发展、鼎盛、式微与再生的历史过程，由此探询了几被遗忘却关涉中国现代散文史的根本问题——文风与写作者的精神联系。

在梳理和辨析“谈话风”文体演变的背后，刘绪源敏锐地发现了“文人”和“文心”的隐秘关系。胡适“一清如水”的文风背后内含了一颗“童心”；周作人文章的“涩味”源自他在“人世大沙漠上”孤寂行走的“苦心”。俞平伯和废名则各有不同：“俞平伯更多地承接了周作人的‘老人心态’，虽然他也常有天真的一面；废名则更多地呈现出‘儿童心态’，尽管他也有老气横秋的时候”。鲁迅的“文心”尤为复杂，“气韵生动”、善于自嘲、善于图画，其根本原因在于“都有深刻的思想和学问衬底”。正是基于对“谈话风”背后的“文心”的追寻，刘绪源在解读“谈话风”是如何在中国白话散文史中发源、流动、遭遇劫难、回归、如何与中国现代文人相结合、如何被丢失的等一系列问题时，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神态各异的中国现代文人图景。

在诸种中国现代文人图景中，“谈话风”背后所内含的文人的健全心态才是刘绪源写作《今文渊源》的重点所在。刘绪源寻觅到了中国现代散文与中国现代文人同构的文化内核——“以完整的个人，对应较为完整的文化”。这一内核决定了《今文渊源》的体例编排：上编叙述“谈话风”自五四新文学运动诞生后，先生成为一种文体，继而生长为一种以胡适、周氏兄弟等为代表的五四“文人”传统——“现代中国的一个优美而难得的新传统”；下编叙述“谈话风”这一五四“文人”传统如何在抗战、市场化等风雨中几经飘摇，经林语堂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京派散文、女性散文等得以绵延。刘绪源始终自觉承担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学术使命，便命定了与中国当代主流思想界主张破坏力的激进主义主潮形成“反向”。

刘绪源的“完整说”并非否认中国现代文化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也不是无视中国现代文化内部的某种断裂，而是正视中国现代文化自身的种种问题，选取一种犹疑、怀疑乃至绝望的批判性立场。“完整说”是对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脉文心的守望，是对文人传统的承继和发展。事实上，“完整说”在本书的题名中就已被表明：探源五四一代文人所确立的中国现代文人传统，接通与今人之间的精神血脉。

一向讲究对历史和文章进行细读的刘绪源，当然不会在历史的大局观处止步，而是必将深入到历史与历史主体——人的内部和细部进行细读。他凝定目光，终于发现了“趣味”的秘籍。“趣味”的发现在《今文渊源》中是实现“完整说”的有效路径。惟有趣味的发现，中国现代文人的精神血脉才会得以确证且得以接续。所以，刘绪源反复强调“趣味”对于中国现代文人文风的重要。换言之，“谈话风”文体归根结底是中国现代文人“趣味”的表现。那么，“趣味”是何物？刘绪源认为：“趣味”是“杂”的别名，是“个人”和“自由”的同义词，是作家创作的“后劲”，是作家的“学养”“真性情”，是中国现代作家“学问的共通性和人性的完整性”，是“专家之上的文人”的事业……总之，“趣味”是“中国现代文人自身的特性”。可见，“趣味”与“意境”相似，在西方学术思潮的冲击下几经磨难，最终仍然生生不息地被转换为中国现代文人的文学理想和生命理想。

由此可见，《今文渊源》不仅是对近百年中国散文史的叙写，而且是对今日中国文人在未来社会中理想化道路的探寻。

广 告

西部 WEST 寻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

2016.12 目录

西部头题·90后小说
谁能带我去东京？ …… 琪 官
红裙子 …… 祁十木
天鹅湖 …… 唐嘉璐
另一种死亡叙述 …… 鬼 鱼
阴蜂 …… 路 魁
一首诗主义 岁末诗会、火种诗社小辑
跨 文 体 落日条款(节选) …… 王夫刚
夜晚(外二篇) …… 十八须
光阴的重量 …… 马 钧
秘境(组章) …… 李 勇
亲爱的父亲 …… 四 毛
锡伯渡故事 …… 于文胜
维度·新疆作家作品研究
叶尔克西：为何写作？如何写作？ …… 张春梅
试论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散文世界的多重维度 …… 李建华
周 边 内扎米·甘贾维：七美图(节选) …… 穆宏燕译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友好南路716号 邮编：830000
电话：0991-4515235(传真)、0991-4597602
邮发代号：58-65 微信号：xibuweixin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wmxibu2010

山东文学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刊（上）目录

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办
主 编：李掖平
副社长：高艳国

山东签约作家
大地的铭辞/耿立
大风起青苍/马兵
主编看好
枣儿红了/孙爱雪
实力聚焦
第九个人/阿曼
中短篇精选
去苏州（中篇）/陈宏伟
张美丽的答案/竹剑飞
杨梅/刘国芳
小小说擂台
俺也给羊喂把草/许心龙
灯光/闫耀明
雨打瓜棚/怀素
牛人/刘博文
小木船/陈文韬
汉诗纵横
即景与忆旧/宋晓杰
苜蓿的自由/一杯无
齐鲁诗会
深井/寒烟
我是一个木匠/谢美龙
天下美文
笔记中的粥事/陆春祥
一天/许峰
让义古村/邢小俊
天堂/施立松
热点话题
叙述底层的方法/余琼
关注小人物的灰色人生/孙涛
生活里的沉潜者/赵丽凤
时代裂变下的困厄生存与突围/苏敏

订阅方式：
1.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邮发代号：24-3
2.向《山东文学》编辑部订阅 电话：0531-82867236 82867232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舜玉路40号 邮编：250002
3.每册定价：12元 全年定价：144元 上下半月刊合订：288元

宁夏文联主管主办 朔方 2017年第一期要目

特 稿 乡愁里的东河 …… 项宗西
中篇小说 迎着太阳走 …… 薛喜君
短篇小说 颤抖的手指 …… 王 族
买言的村庄 …… (回族)马兴明
小香 …… 王晓燕
三冬卧 …… 乔 土
散文随笔 最高的星辰 …… 彭惊宇
隐于麦田 …… 刘汉斌
凹村的风 …… 雍 措
到哪里寻找心中的海 …… 申瑞瑾
诗 歌 青藏辞典(组诗) …… 叶 舟
落日奔赴的故乡(组诗) …… (回族)雪 舟
大船驶过(组诗) …… 洪 立
贺兰山的鳞甲(组诗) …… 刘 中
郭玛的诗 …… (回族)郭 玛
悦 读 阅微札记 …… 刘 涛
访 谈 时光炼心，清水出尘——宁夏“70后”女诗人访谈录 …… 林一木 张富宝
评 论 新时期以来几位宁夏回族作家论略 …… 高传峰
被突围的苦难——《君悦文集》序… (回族)敏洮舟
译 作 笑的天赋 …… [美国]艾伦·谢尔曼 黄 阳 朱献珑译

地址：750004宁夏银川市文化东街59号 月定价：10.00元
邮发代号：74-2 电话：0951—3971035

清明 二〇一七年第一期目录

中篇小说
白马银枪 …… 苏兰朵
还有一滴泪 …… 张 暄
一切都是真的 …… 李治邦
蜜蜂的舞蹈 …… 程迎兵
羊 …… 陈家桥
女记者和遗孀的故事 …… 雪 蕻
比风还快 …… 尹学芸
午夜铃声 …… 刘紫剑
蓝雨 …… 刘 亮

主编：舟扬帆。副主编：赵宏兴。主管、主办：安徽省文联。社址：合肥市芜湖路168号同济大厦6楼。邮编：230001。电话：0551—62885559。邮发代号：26—30。单价：15.00元。统一刊号：ISSN1005-7943。